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
第十八回 賞金帶踐約無心 修玉斧邀朋覓句

從古物由人重，不獨花也。梅以和靖而著，菊因元亮而高，蓮重濂溪，竹推玉局，木樨彰名於瞿老，鐵梗見賞於都官。這是世所共知的，不必縷言。香來亭畔，猶傳一捻之紅；流出溪頭，誰問胡麻之飯？此事難以考稽，又為耳食者所目笑。即如芍藥一種，《本草》云：「芍藥猶綽約也，花容綽約，故以為號」。各處有之，揚州為上。謂得風土之正，猶牡丹以洛陽為最也。白山、蔣山、茅山者，皆花名，一名餘容，一名將離，一名婪尾春，俗謂殿春。以此《本草》云：一名白朮，一名解倉。白者稱金芍藥；赤者稱木芍藥；黃者有御衣黃，道妝成，黃樓子；紅者有冠群芳，醉西施，縷金囊，簇紅絲；紫者有室妝成，疊香英；白者有掬秀瓊，試梅妝等名目。八月至十二月，其脈在根，皆可移栽。諺云：「春分分芍藥，到老不開花」。良有以也。

芝哥兒秋分種了此花，不甚記憶。誰知春三時候，忽然發生一繁盛，含苞將開。焙茗得意，走來報知。芝哥兒聽見，亦甚心喜。走到大觀樓前，賞玩了一番：果然花枝綽約，淺白深紅，皆欲綻蕊。芝哥兒沃之以酒，即回了王夫人、寶釵，同著李紈、平兒、史湘雲、惜春、蘭哥兒媳婦，那時探春正在家裡，遂到園子裡來。大家賞玩。這時有半開的，其色嬌媚，實在宜人。王夫人吩咐丫環們：不許折去插瓶。看了會，就各自回去。

賈蘭聽見，也走來瞧。徘徊良久，忽問芝哥兒道：「芍藥名為將離，豈以鄭詩相贈之意，而得此稱？或者別有取義。」芝哥兒答道：「古之人將離，相贈以芍藥。牛亨曾以此意問董子，董子答曰：「芍藥一名可離，將別所以贈之，亦猶相招，贈之文無，故文無名曰當歸。」賈蘭歎曰：「吾弟何博如斯！兄所不及。」遂同到瀟湘館，喝回茶，就商量邀幾位相好來賞芍藥。芝哥兒說：「這事須稟明老爺，才好下帖。」賈蘭道：「你想的是。」二人遂約齊了，稟明賈政，說他弟兄倆要請朋友們會文，兼賞芍藥。賈政最疼芝哥兒，便就允了。遂即發帖，遍請能文之士。內中只有賈蘭新得門生庚希亮，年紀也與芝哥兒相仿，甚有才情，為賈蘭所賞鑒。大家接了帖，皆來赴席。

那日天氣初晴，風日和藹，春盡夏初，不寒不暖。芝哥兒將輕幔遮了藥圃，花已全開，著實燦爛。周巧姑爺早來，聞少詹、董庶子衙門有事，臨時辭了。關詞林、庚希亮、薛尚義先後到了。便著人請閔師爺、褚小鬆。原來小鬆從梅御史到家，賈政就仍請了。連門客程日興、蘇又卿皆同邀來一敘。詹光久不在賈府，所以未請。只到近午，蔡念典才到。大家吃了茶，就同到人觀樓前來賞芍藥。彼此稱贊了回，就一同到大觀樓內。樓內備席四桌。端上碟子，賈蘭、芝哥兒就舉酒定席。

忽見鋤藥進來稟道：「端木爺自河南有事來京，在書房合老爺說話呢。」眾人道：「咱們且散坐一坐，候端木公同飲，豈不好？」賈蘭說：「很是。」就叫斟茶，一杯茶未喝完，只聽得端木楷從外說道：「諸位對花酌酒，好快活呀！」賈璉陪了進來，賈蘭接著，便辭去了。就問端木楷道：「兄何公幹？此時忙忙到京。」端木楷道：「混來話長，到裡邊講。」芝哥兒也迎出門來，見了禮，問過好，遂同走進門來。大伙兒齊見了，端上茶來，說喝多了，就讓坐。當下關詞林坐了首坐，端木楷陪蔡念典、庚希亮坐了一席，餘皆照序坐下。賈蘭、芝哥兒打橫相陪。碟子擺好，斟上酒來。主人敬了一巡，皆是相好親友，杯到酒乾。吃了好幾巡，端木楷把回京的事說了大概，便就談論起芍藥來。

閔師爺說：「咱們這酒如此空飲，豈不令名花見笑？或行令，或做詩，庶不減色。」關詞林道：「行令太俗。」賈蘭道：「前者梅花開時，與舍弟商酌要遍請諸先生同賞，結一詩社，以繼此園當年之盛。後因舍弟赴南應考，遂即不果，今日無心得此，即結個金帶社，想亦不錯。」端木楷道：「每會作詩，也覺落套。金帶社結個最好。但是另出題小才為別緻。」

眾人皆沒言語。芝哥兒說：「小於不學，想了一個意思，請諸位先生參訂。」閔師爺道：「世兄先生所論，定是不凡。何不明以告眾，亦不必另起爐灶了。」芝哥兒道：「黃鶴山人在顧仲瑛春暉樓前置酒宴客，以「紅藥當階翻」一句分韻賦詩。對花做詩，是前人做過的。拾人牙慧，原町不必。小子此議，卻不甚難。人皆可及，如不能者罰一犀杯。」便又說道：「今日社名金帶，就以芍藥為題，座中依次說去。或芍藥典故，或芍藥古詩、近體及七言絕句皆可。遇而復始，集成一套《金帶雜記》，可為異日佳話。諸先生以為何如？」眾人齊說：「妙極！」

關詞林道：「這會既是老賢甥起的，就請吃杯會酒，說個程樣。我輩再步後塵可好？」眾人又齊說：「是極！」芝哥兒沒奈何，飲了一杯，說道：「宋正禹僻序芍藥詩，其序雲：芍藥之義，見之鄭詩。百花之中，其名最古。謝公自中書省其詩有，紅藥當階翻，句，自後詞臣引為故事。白少傅知制誥時，草詞畢詠芍藥，詞彩甚為該備。天後以來，牡丹既盛，而芍藥之豔衰矣。考其實，牡丹號木芍藥，蓋本同而未異也。詩曰東君留著占殘春，得得遲開亦有因。曾與掖垣留故事，又來淮海伴詞臣。日燒紅豔排千朵，風遞清香滿四鄰。更愛綠頭弄金縷，異時相對掌絲綸。此第二首。」說畢，便替首座關詞林斟上酒去。

關詞林道：「昔有人獵於中條山，見白犬入地中，掘有數尺，得一草根，歸而植焉。明年花開，乃芍藥也。萊而餌之，後竟仙去。所謂芍藥之和具而後食之者，此也。」眾人說：「好！」

便該著端木楷說了，只見他道：「文淵閣築石台，於右植淡紅，芍架一本，後增植一本，乃純白也。學士李賢命淡紅曰醉仙顏，純白曰玉帶白，又一本深紅色，名之曰宮錦紅。與眾賦詩，為《玉台賞花集》。

蔡念典接著說：「我念首詩罷。」遂吟道：

占斷春先及夏初，琉璃剪葉朵珊瑚。

休論花亦同而異，且詠詩人樂且許。賈蘭不等吟完，就贊道：「好警句！」蔡念典遂又吟道：

北地莫辭金鑿落，南禪爭看玉盤盂。

彭宣微恙何妨醉，日有嬌癡婢子扶。

庚希亮亦說：「我也吟首詩罷。」吟道：

山店春光也自喧，芙蓉渡口數家村。

筍輿低過金州架，籬落陳圍芍藥軒。

孤客倦游殊寂寞，雨花著意與溫存。

可憐經眼匆匆去，不折紅香到綠尊。

周巧姑爺說道：「熙寧六年，劉放罷海陵，初至廣陵，遊覽園圃及佛舍道院。正值四月花開之候，同友傅欽之、孫莘老，所賞凡三萬株，亦極花之盛矣。扶風馬昭，乃府大尹給事之也，博物好奇，復為頌道芍藥本末，及取便陵晶第相示。頌恐其後之泯而無傳也，為譜三十一種，使善工繪者圖之，以示來茲。若貢父者，可為婪尾者自臣矣。」

虎哥兒年幼，讓閔師爺先說。閔師爺道：「我也讀兩首濤罷。」

從微至老走風塵，喜見鄰家第四春。

獨舞東風對西子，故緣無語卻宜人。

又吟道：

九十風光次第分，天憐獨得殿殘春。

一枝剩欲簪雙鬢，未有人間第一人。

褚小鬆亦接吟道：

春色令方滿，名花爾轉遲。

含芳如有意，呈彩亦當時。
調鼎須仙掖，揮毫待鳳池。
天工如不淺，一夜露華滋。

程日興再三讓虎哥兒，讓不過，虎哥兒遂說道：「我也說個李賢故事罷。文淵閣芍藥三本，每年暢發。那一年，獨盛開了八朵花。李賢遂設宴，邀呂原、劉定之等八學士共賞。曾賦詩以記其事。惟黃諫以足疾，不果赴。明日到閣，其花復開一朵。眾謂諫足以當之，此異洵足傳也。」

程日興道：「我學生記得一首詞，不知可否？」眾人皆說：「使得。」遂吟道：

閒口盈盈，向人自笑還無語。牡丹飄雨，開作群花主。
柔美溫香，剪染勞天女。青春去，花間欲舞，學個狂韓愈。

蘇又即道：「淳熙甲午，必大周公會同年楊謹仲等，賞芍藥，嘗櫻桃，謹仲有詩，周公次韻和之。越二十餘年，忽感彭君之請，因錄謹仲詩，復答之。芍藥最勝於太和，而以江都勝、黃樓子為冠，如牡丹之姚魏也。黃樓或時見之，若都勝則邑中一、二家有種，惜不與人。嘗答鄉貢進士陳恂二小濤雲：

芍藥名先記鄭風，那因加木辨雌雄。
姚黃後出今王矣，合把黃樓列上公。
六一先生舊帥楊，分寧大更尹西昌。
只緣未識江都盛，如杜詩中缺海棠。

說完，賈蘭道：「咱們飲一杯了，吃飯罷。」眾人齊說：「等主人翁說過再議。」賈蘭道：「今日社以金帶為名，待我說個金帶圍的故事。」便說：「芍藥紅而金腰者號金帶圍，有時而生，則城中當出宰相。韓魏公守維揚日，郡圍芍藥盛開，得金帶圍者四，公選客具樂以賞之。時王圭為郡悴，王安石為幕官，皆在選中，而缺一。花開已盛，公謂：「今日有過客，即使當之」。及暮，報陳太傅之升來。明日復開宴相賞。後四人皆為首相。」眾人皆說道：「好！」

又該芝哥兒說了，大家說：「咱可吃過飯，消飲著再說。」賈蘭便叫撤去碟子，先端上一道點心，後就端上菜來。不移時，就吃了飯。同漱口，也有洗手的。吃過茶，就到芍藥欄前散步看花。

那天已交申初，只見焙茗、鋤藥等又端出碟子，燙好酒，重請入席。賈蘭拱手相邀，就按原位坐了。飲了一巡；芝哥兒就說道：「東吳舊俗，每歲四月大會於南禪、資福兩寺，以芍藥供佛。而今歲最盛，凡七千餘朵，皆重附累萼，繁麗豐碩。中有白花，正圓如覆盂，其下十餘葉稍大，承之如盤。姿格絕異，獨出七千朵之上。雲得於城北蘇氏園中，周相國莒公之別業也。其名俚甚，乃為易之。」

維花狼藉占春餘，芍藥開時掃地無。
兩寺妝成寶瓔珞，一枝爭看玉盤盂。
佳名會作新翻曲，絕品難尋舊畫圖。
從此定知年穀熟，姑山親見雪肌膚。
花不能言意可知，令君痛飲更無疑。
但持白酒勸嘉客，直待瓊舟覆玉彝。
負郭相君初擇地，看羊屬國首吟詩。
吾家豈與花相厚，更問殘芳有幾枝。」

還要邀端木楷、閔師爺眾位喝酒，齊說道：「酒夠了，咱們散坐，說會話，候著信。是什麼緊事？這會來傳。」遂撤了碟子，吃了一鍾茶多的時候，賈蘭就著人來給信，說：「不甚關係。明早五鼓皆在宮門伺候，亦不知是何事。就在衙門同宿，不回家來，請放心罷。」

閔師爺便問端木楷：「何事來京？」端木楷笑道：「門生為老師所使，何事不可？前考開封，忽聽撫院說聞太老師升了閣學，出了少詹缺，著我進京來賀，誰知竟屬子虛。我在京過了伏，才回河南去哩。」林天錫烹了壺好茶，時已掌燈。大家各散。

次日黎明，賈政就著的當家人，進朝打聽，直到未正方同賈蘭拿著賞的好些東西回來。細問其由，因是「上在御園，偶賞芍藥。未刻傳旨，點了四十位近數科翰林，明日聽旨。今早膳後，傳到御園，備了矮桌，出題叫賦芍藥。題目是《賦得紅藥當階翻》，得紅字，五言八韻。昨日與關姨夫、蔡門生皆考核芍藥典故，曾記得許多詩句，甚覺得手。三人皆蒙聖恩嘉許，並分賞了文房四寶各一件，大緞一匹，內造荷苞兩個。」賈政甚喜，就把芝哥兒叫來，說道：「你每日吟詠不輟，我有詩題，係今日欽命考眾詞林的，你可做一首我看。如好，我另酬你。」芝哥兒便問題目。賈蘭把考的題紙遞給他看。

他接來一瞧，上寫著：「賦得紅藥當階翻」，旁注著「得紅字，五言八韻」芝哥兒便就著賈政書房中條桌現成筆硯，賈政叫人給他花箋，他想了一想，就援筆直寫道：

藥圍春三麗，當階日喜中。
天香群奪紫，金帶獨圍紅。
綺豔朝經雨，輕盈舞裊風。
佩雕瓊借巧，樓疊翠輸工。
垂手誰鳴異，招腰未許同。
到欄無問色，張幕幾多叢。
婪尾杯傳後，關雎曲奏終。

殿芳依玉砌，茂對愜宸衷。賈政看了，說是：「好！」就遞與賈蘭看。賈蘭說：「這中四聯，工煉典麗，真可擅場。」賈政大喜，便把自己手內一個玉暖手及常帶的一串十八羅漢珠子手捻，皆給芝哥兒。說：「聊以潤筆。」芝哥兒知暖手是賈政心愛的，因接了珠子手串，就磕頭謝賞。便說道：「孫子承爺爺教訓。才學做詩。爺爺賞這珠：廣手串就賞溢於功丁。這暖手求爺爺收著，待孫子再做了可賞的詩文，求爺爺再賞罷。」賈政心知芝哥兒為這暖手是自己愛的，不肯強其所好。且措詞得體，心裡更十分歡喜。說：「好孩子，如何有此心機。昌大吾門，期望子矣。」仍將暖手給他收去。芝哥兒才拿了。到後邊給王夫人看，王夫人見孫子得賞，已甚悅慰。就叫玉釧兒，送了宅釵處收好。便留芝哥兒同吃飯。賈蘭進來，說了考的話，也就坐下，同把晚飯用了。各自散去。

過了幾日，賈蘭為這次考的好，資俸已深，就升了侍讀。關編修也御史記名，遲了兩月，就放了陝西道監察御史。蔡念典軍機處亦記了名。

暑退秋來，已到八月將半，端木楷要起身往河南去。大家向賈政說了借大觀園擺酒，替他送行。內中關御史未到，凡金帶社中的親友皆知會了。巳末午初時候，陸續到齊。行過禮，就按次坐了。說會閒話，就端上酒來。讓端木楷首坐，大家公敬了三杯，以壯行色後才坐下，漫漫的消飲。又說起芍藥結社的事來，閔師爺道：「我就服極了芝世兄，難道預知聖卜要考芍藥詩？翻新出奇，做出這個會來，搜求了許多典故，前人好些舊句，皆為他乃兄做了幫手。如今升了侍讀。關詞林得了御史，受其福而皆不知哩。這位世兄，真是奇人。」芝哥兒一聲不言語。賈蘭道：「無心結社，轉若有意成全。其中或有天意，未必出自人為。」眾人遂說一聲：「是。」便就斟上酒來，打了話頭。

忽然一陣桂花香撲鼻而來，端木楷道：「前日金帶社能有幾天，秋又半矣。駒隙催人，能勿動念？」蔡念典道：「小弟賦性最愛此花。這種香真如佛國，不與群卉等。可惜此地植桂不多，殊負小山佳興。」周巧姑爺說：「敝園倒有數株，此刻開時正盛，頗覺鬱烈。諸先生如不棄，小弟願備薄酌，訂期一遊。勿以鄉間僻野為嫌，則叨光矣。」蔡念典道：「好極，咱們諸同人皆不可辭。周先生也不用具帖，面約個日子，可不灑脫？」眾人齊說：「好。」周巧姑爺道：「就是十六罷。只當我替端木兄一餞，這是一舉而兩得了。臨期一約就來，小弟不具帖，以脫俗了。」群聲應道：「妙！我們十六日午前准到。」端木楷因此一約，到至八月二十二日才起身。當下謝了眾人酒，遂各散去。

不覺到了十六日，賈蘭、芝哥兒求王夫人替賈政說了，遂備下兩輛車，約端木楷、閔師爺、褚小鬆坐了，芝哥兒要騎馬，焙茗跟著。又備一輛車，清程日興、蘇又卿同坐。薛虎哥兒自家備車，也就約齊同出城來。芝哥兒有時就上虎哥兒車上坐著。

將近午初，到了周巧姑爺莊上。樹木蔭翳，泉壑幽清，頗有田林風趣。莊外一帶柳陰，轉過小橋，便見莊門。到了門前下車。進得門來，周巧姑爺早迎出來，大家問了好，就回到書房。此時庚希亮已來了，走人見過禮，分賓主坐下。喝了茶，賈蘭、芝哥兒、虎哥兒同進去瞧巧姑娘。不多會，仍出來同坐。關御史不在約。蔡念典也到了。

茶過，就回到園子裡去。一帶花牆，編著竹籬，上邊茶蘼、月梅連絡不斷，門內假山隔路，沿山角轉去，溪水淙淙，傍著竹橋南去，正面五間大廳，三間明的套進作書房。東首八角亭子，竹簾四映。兩首三間配房。園子約有五六畝，遍種樹木。桃柳參差，竹梅掩映。傍水依山，皆植桂樹，有一二株高而大的，有二三十株密而小的。對著正廳兩邊亦有數株，濃香密葉，甚是旖旎。賞玩一番，進了大廳，按次坐下。廳中桌椅高雅，鋪設精工，掛了數軸古畫，幾幅名聯。幾上擺著鐘錶、鼎瓶，全無俗韻。

不多時，端酒上來。周巧姑爺執杯讓坐。論理，蔡、庚諸位皆係門生，賈蘭又居內兄之列。讓了半日，端木楷坐了首位，閔師爺陪了。蔡及褚小鬆坐一席，庚同虎哥兒坐了，二位門客一席，賈蘭、芝哥兒末坐。周巧姑爺遞了酒，大家就歡然而飲。吃了半日，那桂花越發香的異樣。閔師爺說：「桂有三種，紅為丹桂，白為銀桂，黃為金桂。鼎甲位置，因之而分，可見凡物不經品題，不著其佳。此土之所以貴知己也。」賈蘭道：「吳剛玉斧，自在人間。郗洗對策，尚借一枝。物固不可自輕，而人亦當自愛。非附物而成其異，乃因人而樹其奇耳。」蔡念典、庚希亮齊說：「老師高論，真足勵俗。斯為立言不朽。」端木楷道：「吾無隱乎爾！多少禪機，古來悟得者能有幾人？對此扶疏，何必得自月中。始覺影超群木。」

閔師爺道：「如此空飲，殊少雅致。須得做詩，以記其勝才好。」端木楷道：「做詩雖好，但分韻便彼此不相屬。不若聯句，轉覺顧盼有情。」賈蘭道：「甚好！然誰先誰後，趨易避難，未免為詞壇弊竇。以我鄙意，便咱十一人，將名兒寫一字於象牙牌上，裝做一筒，拿著誰是誰，拿著兩次，始不裝人。再用六根牙牌，寫上三個賦詩，一個飲酒，一個典實，一個笑話。抽名簽後，再抽這六根筒內簽牌，得何語者做何事。諸公以為公否？」眾人齊道：「這個妙極了。」程日興，蘇又卿道：「如此，我們可以藏拙。大少爺高見，有多少妙用。」

周巧姑爺取出酒令牙牌，褚小鬆就寫了，裝在兩個筒內。閔師爺說：「做詩是我起意，我就先飲一杯令酒，便好起吟。」遂舉門杯喝了。就在名筒抽出一枝，上寫著個「鵬」字。閔師爺道：「怎麼這等巧？」周巧姑爺在那筒裡抽出牌來，是「賦詩」二字，仍把牙牌裝在筒內。閔師爺用長箋，寫了「詠桂」，便起一句道：園喜秋初霽，遂向筒又抽一枝出來，寫著個「典」字，閔師爺在那筒抽枝出一看，仍是「賦詩」。蔡念典即吟道：

香來桂影濃。涼颼生碧宇，

便向筒也抽出，一看是個「璽」字，周巧姑爺名叫國璽。端木楷便抽那牌，還是「賦濟」。周巧姑爺便寫道：

爽氣入高春。露重宜鄰竹，

便也抽出名簽來，是個「蘭」字，閔師爺便把那筒牙牌抽出，仍是「賦詩」，賈蘭吟道：

雲輕不友鬆。只疑金脫粟。眾人說：「好！」遂把名簽抽山，卻是「茂」字。閔師爺道：「這對句非此公不可。」便忙忙抽那牌來...看，也是「賦濟」，就大笑道：「好極！」芝哥兒寫道：

漫許玉修鋒。蔡念典道：「暗用事，真對的好。」芝哥兒又寫道：

印餅明團風，便就抽出簽來，一看，是個「遇」字，周巧姑爺便去抽牙牌，寫著「典實」，蘇又卿道：「妥極。我就說個故事：桂出合浦，而生必高U1之類。冬夏恒青，類自為林，無間雜樹。宋向子湮卜築清江時，繞屋遍植岩桂，玉犀斜矗，金粟氤氳，顏其堂曰：「薌林」自號為「薌林居士。」說完便抽籤看，是個「義」字，賈蘭將牙牌取出，一瞧，卻是「賦詩」，薛虎哥兒寫道：

囊涎暗襲龍。旖旎開土意，便向筒內也抽一簽，仍是「茂」字，褚小鬆就取牙牌一看，又是「典實」。芝哥兒道：「漢武帝開泉宮南，有昆明池，建靈波殿，以桂為柱。風來，四座皆香。使董謁乘瑯霞之輦，升壇以迎西王母。時至三更，王母駕元鸞輿至壇。壇近甘泉，遍植青桂，其條皆軟。金颼一過，桂枝自拂階上游塵。王母笑曰：「此何亞月中丹桂？」說完，便抽一簽，是個「興」字，褚小鬆拿牙牌看時，是「飲酒」。程日興道：「我得便宜了。」便立飲了一杯，就將名簽抽瞧，是個「亮」字，閔師爺便抽牙牌，是「賦詩」。庚希亮道：

馥鬱小山蹤。張幕環池曲，也拈出名簽，。一看，是個「霄」字。褚小鬆名乾霄，周巧姑爺便抽牙牌，仍寫「賦詩」，褚小鬆吟道：

捲簾到閣重。淺深隨涉趣。座中只有端木楷一人未曾拈出，褚小鬆抽籤，恰是個「楷」字，蔡念典忙拈牙牌，偏是「飲酒」。端木楷遂喝了一杯。再抽名來一看，仍是「鵬」字，閔師爺道：「這結句原該我做。」賈蘭抽牌，恰是「賦詩」，閔師爺遂寫出一句結語道：

載酒話從容。大家總看了看道：「這首詩倒也顧盼有情，聯絡無跡。」芝哥兒另贖。了一紙，原稿他就收起。眾人高興，又飲了多時灑。天色將晚，恐不能進城，就端菜吃了飯，漱口。又喝杯茶，遂謝了主人，一齊散去。

周巧姑爺生於鄉曲，得這些文人騷士，對花聯句，樂了一天，也是從來未有。鄉莊上傳為美談。這便是讀書人的好處。